

洪熙  
建少林奇

# 洪熙官三建少林寺

我是山人 著

下 册

花 城 出 版 社

## 第十九回

### 洪熙官再打白莲观

### 过江龙一探绿杨岩

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洪文定奇缘巧合，得婚李秋兰之后，一对璧人，如鱼得水，洪熙官原定洪文定婚后十日内，立即起程，前往九莲山白莲峰，乘战胜之威，大举进攻白莲观，实行铲草除根，今突然洪文定左臂受伤，实力大减，盖白莲道人之罗汉千斤闸内功，刀枪不入，棍棒不伤，连阴囊也可以收缩起来，其死角只在两只眼睛之内，欲破其内功，须用飞鹤手以插其眼睛，而飞鹤手又以洪文定为最利害，独得其中奥秘。今洪文定左臂受伤，不得不临时改期，待洪文定痊愈之后，方能成行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关文炳当晚暗杀洪文定不成，反被洪文定一脚打中胸部，身负重伤，倒地吐血，昏迷几次，及后抬回房中，用姜汤灌救，经已渐渐苏醒，关文炳阖眼暗想，以洪熙官、方咏春、胡亚彪、陆阿采、周人杰等，均在床前，若然醒来，必被迫问原因，说不定被各人惨杀，因此灵机一触，计上心来，呻吟两声，诈作昏迷未醒，紧闭双目，僵卧床上。待各人散去之后，实行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果然洪熙官肠直肚直，信以为真，陆续散去，让彼静养，关文炳卧在床上，耳际闻得各人已行出外厅矣，房中寂然，阒无人声，微微启目潜望，果然无人，再侧耳听房外，则后厅中，

亦无声响，乃呻吟两声，以试探消息，亦无人答应。立即忍痛起床，匍匐至房门后，潜窥后厅，果无人也，正是逃走之大好机会，负伤急步奔入后花园中，潜启小门，过去大佛寺后龙藏街，潜回双门底家中。

洪熙官等，有些人则因疲倦休息，有些人则因赌兴正浓，遂被关文炳逃去而不觉矣，关文炳逃至家中，一入门，大叫两声：“父亲救命！”便伤势复发，口中再吐出两口鲜血来，家中婢仆，连忙上前扶持，扶入花厅床上，关父关母闻讯连忙奔出，一见爱子重伤，不禁心如刀割，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。家仆亚茂，人最机警，立即前往双门底，请跌打医生何启福回来诊治，何启福随亚茂来到，为其把脉，觉得肺脉有异，断定其肺部受伤，乃解开外衣，只见胸部因敷上跌打散瘀药，乃洪熙官代其敷治者也。先洗了其旧药，胸部一片瘀黑，尚幸胸骨未折，尚有可救，立即取药敷酒，使安卧床中，并开散瘀水药一剂服用，再诊视其手，断去半截。经多日医治，略见痊愈，何启福对关父曰：“令郎伤势虽重，但无大碍，服我之散瘀药，把其胸中积瘀散去，半月之间，便可复元矣。”关父谢之，何启福乃去，关文炳敷药休息，一昼夜后略见精神恢复，关父爱子情切，不便动问。

光阴荏苒，倏又兼旬，关文炳已略见痊愈矣，关父乃潜问之曰：“亚炳，汝之手臂，前为白莲派弟子所砍断，就医于洪馆之中，汝以前曾说过，谓洪熙官已不究既往矣，因何又为人所伤而奔回来耶？”关文炳不敢将自己争夺李秋兰，暗杀洪文定之事来实告，又乱说一顿曰：“父亲，儿自为白云彪击伤之后，以为少林派之人，对儿已加谅解了，不料也是一丘之貉，这一晚，洪文定师兄新婚之夜，父亲亦有踵贺也。”关父点头曰：“有！”关文炳曰：“是晚父亲饯罢回

去之后，儿即在房休息，睡至四鼓前后，儿精神略复，闻得前厅上管弦杂奏，情形热闹，乃思出厅凑凑高兴，以调剂枯燥之病榻生活，扶病出房，蹒跚而行，步经洪文定新房窗外，适值有只猫儿，跳上纸窗，撞穿窗纸，洪文定追出，竟迁怒于儿，谓儿存心对彼不利也，不由分说，一脚打来，儿以负伤之身，焉能抵挡，遂被其重伤胸部，吐血不止，呻吟痛苦，好容易挨至天明，迫得忍痛负伤，冒险回来耳，父亲，此仇怨恨，儿虽死在九泉之下，亦不能瞑目也。”关父闻言，竟信以为真，乃慰之曰：“我儿勿愁，父亲有的是金钱，有钱何愁而不得，汝痊愈之后，为父当出重金，聘一技击高强之拳师回来，为汝一雪此辱。”关文炳曰：“我有此事，复仇不得，反而弄巧反拙而已，今天下英雄能与少林派为敌者，只得白莲观之人，峨嵋武当两派，自白眉冯道德死后，已人材零落矣，若聘别派拳师，不独不能为我复仇，且为洪熙官所知，对我更加嫉视而已。”关父曰：“我儿，此计既行不通，汝有别计否？若不向洪熙官示威，则今后我儿性命，实在堪虞也。”关文炳曰：“白云彪对我虽然仇视，但白莲道人对我尚有好感，白云彪对我仇视者，大约因妖妇白莲女士而已，我今已得知洪熙官有一秘密毒计，不久将来，必大举进攻白莲观，父亲可给我以白银五百两，我即带着亚茂亚寿二仆，买舟北上，直到白莲观中，把洪熙官之秘密，向白莲道人告知，并送三百两白银与白云彪，写下分书，宁愿与妖妇一刀两断，正式脱离，如此，则白云彪当能谅儿，儿即借白莲道人之力以破少林派，而报此一脚之恨也。”关父曰：“我儿放心，待汝伤势稍愈之后，父当有以成全汝之志者也。”关文炳暗喜，原来自关文炳受伤回家之后，洪熙官心挂着关文炳，数次派人到其家问候，关父不知来意，误会

少林派到来探问，不怀好意也，乃屡次推诿，谓关文炳并未回家，不知逃往何处，实则心中惴惴然。恐终有一日，少林派之人，发见关文炳仍在家中，再来寻衅，岂不牺牲了爱子一条性命，因此心急如焚，亟欲关文炳快些痊愈，派人送上白莲观来，送上重金，求白莲道人庇护，再过旬日，关文炳果然痊愈矣，关父大喜，即令忠仆亚茂、亚寿两人，携备巨金，护送关文炳取道东上，直到福建九莲山白莲观来，求白莲道人庇护，并练习技击，免得留在羊城，再遭少林派人毒手，关文炳当下带着亚茂、亚寿，买舟东行，至石龙，转博罗潮州北行入福建县境，又是兼旬之间，已来到九莲山界矣，只见九莲山山势盘郁，山脉连绵，横亘三百里，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，白莲峰则在山之北，属福建莆田县境。

关文炳乃到莆田县城，在逆旅中住下，翌日清早，雇肩舆一乘，携着亚茂、亚寿，购备礼品等物，深入九莲山内，行了大半日，始到白莲峰下，遥望白莲观矗立于绿阴深处，殿院巍峨，屋瓦参差，楼阁云连，美仑美奂，不愧为有名道观，关文炳来到观前，则朱栏玉砌龙柱金阶，全是帝皇宫殿模样，关文炳大喜，直入观中，早有守门道人上前拦住，询问找谁人？关文炳曰：“晚生并非别人，乃白莲道人门徒，岭南关文炳是也，因有要事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欲晋谒白莲师尊，烦道长为我通报一声。”道长见是同门师兄弟，当即接入客厅之中，关文炳看见观内白石天阶白莲池三清殿各处，金碧辉煌，地方宽敞，环境清幽，脱离尘俗，心想洵是个休养练技之好所在，道人带关文炳主仆三人入到客厅之后，尚幸碰不着白云彪白莲女士二人，道人命关文炳稍候，通传入内，俄而白莲道人传令关文炳入内相见，关文炳随道人而行，经过几度曲折回廊，数座殿院，两处天阶，始来到主持室内。一入门，见白莲道人盘

膝坐于正中蒲团之上，面前一具兽炉，异香缭绕，馥郁芬芳，关文炳一见，拾声跪在地上泣曰：“师尊在上，弟子几乎没命再见师尊矣，祈望师尊救我。”白莲道人轻舒妙目一望，见关文炳跪在面前，珠泪滴滴，面色青白，而左手折断，变了残废，不禁大惊问曰：“噫！文炳贤徒，当晚一眨眼间，汝抛下灯笼，遁去无踪，今不远千里，亲来见我，为什么手臂折断，面色青白乎？”关文炳恐为白云彪所仇视也，竟不敢说明是白云彪所害，只得砌词答曰：“当晚弟子诱得洪熙官出来之后，师尊冲出，拦住厮杀，弟子当即向后撤退，不料遇着少林小子胡亚彪、周人杰二人，把我拦住，一刀斩落，弟子当即惨被斩断左手，再被周人杰一脚当胸打到，弟子当堂晕倒，少林小子以为弟子已死，狼狈飞奔，弟子得以保留残命，得途人救起，躲在家中静养，至今方始痊愈，闻得师尊已回山，故特来晋谒，并有一件重要消息报告。”白莲道人曰：“汝有什么重要消息？”关文炳曰：“洪熙官现已纠集全体少林人马，不日将大举来犯也，师尊不可不防。”白莲道人闻言，异常镇静，微微一笑曰：“无妨，为师已有御敌之计矣，文炳贤徒，洪熙官既然对你迫害，无地容身，汝可在我观中住下，苦心练技，他日学有所成，下山复仇可矣。”关文炳大喜，即自行囊中，取出白银二百两送上，以为观中香油之费，白莲道人微笑收下。即令道童引关文炳到观内，辟一间净室，以为下榻之所，安顿好床铺之后，白云彪已闻得关文炳到来，叫一声：“糟！此人尚未死，今竟来到此间，说不定在师尊面前，把我杀彼之事讲出，岂不糟糕，好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实行做你先死。”白云彪想既定，乃到关文炳之房来，一脚踏入房，关文炳一见白云彪杀气盈面，大吃一惊，连忙笑面相迎曰：“云彪师兄

之来意，弟已知之，师兄之事，弟至今尚保守秘密，未有向任何人泄漏过半句，师尊更不知当晚之事也，望师兄原谅。”白云彪冷笑一声：“唔！关文炳汝今追踪来此，欲找我复仇乎？抑与白莲师妹算帐乎？抑向师尊控告我乎？”关文炳连忙答曰：“云彪师兄勿误会，三者皆非也，弟此次来此，实为少林小子所迫害，一脚打我胸部，几乎丧命，更苦苦相迫，定要杀我方肯罢休，我不敢在羊城立足，故到此求师尊师兄等庇护，冀留得残命而已，第二点，弟以前虽曾讲过与吾妻白莲脱离关系，但未有署契约，今特补签此约，正式脱离，以后男婚女嫁，各不干涉，且有黄金五十两在此，送与云彪师兄作服装之资，以为师弟赎罪也。”白云彪闻言，定眼以视关文炳一会，见其态度诚恳，颜色稍霁，曰：“文炳，我来警告你，汝与白莲师妹脱离关系之后，不准你再见彼，如白莲师妹在时，汝宜避开，以免两家不好意思，还有一点，汝千祈不可把当晚双门底之事讲与师尊知道，否则我先杀汝以灭口，汝能遵依此两件事，准汝在此藏身，否则凶多吉少。”关文炳点首曰：“师兄放心，弟当谨遵命者也。”言罢，即取出黄金五十两，恭恭敬敬，用手送上，以为赎命之用，关文炳斯时，亦可谓可怜之至矣。当下白云彪看见黄澄澄之黄金，不禁转怒为喜，哈哈笑曰：“文炳师弟，若此可以表明汝之心迹矣，汝可放心在此练技，总要汝不再纠缠白莲师妹，我就万事皆休，若少林派小子敢伤汝一条头发者，为兄实行把他杀个片甲不留也。”关文炳曰：“若此则感谢师兄保护尽心之力矣。”白云彪之心，并无杀害关文炳之意，不过受了狠毒妇人白莲女士所迷惑，故出此毒手耳。今果然不出关文炳所料，讲几句好话，送上黄金五十两，便已和好如初，金钱之力，可谓大矣。当下白云彪



即令关文炳于两日之内，把离婚契约签署，履行诺言，不得违背，关文炳唯唯，白云彪收取黄金，放入怀中扬长而去。

关文炳见白云彪不再敌视，心中如放下一块巨石，盖彼被洪文定重伤之后，不特对少林已无好感，更恐洪文定报复一刀之仇到来相害，今得白云彪谅解，可以得白莲道人庇护，消灭洪熙官为其复仇也。且说白莲道人闻关文炳报告，谓洪熙官不日到来寻衅，默察观中首徒，龙虎彪狼四人，已死其二，白云龙白云彪二人，受伤之后，战力虽然大减，但尚有白云鹤、白云豹、白云熊、白莲女士等白莲派道俗子弟，不下百余人，雷念环则被方咏春花针所刺，双目失明，暂在羊城柳波桥谭凤儿馆中静养，高奎武花月二人，亦随白莲道人回到白莲观来，个个皆属雄赳赳之士，意气昂扬，洪熙官虽然来犯，最多也不过是十二三人左右，洪熙官色空和尚之外，陆阿采、洪文定、胡亚彪、周人杰、春米六、方咏春、骆小娟、李秋兰、法能、悟能而已，在十二三名少林弟子中，只是洪熙官、色空和尚两人，为中上人材，陆阿采、洪文定、胡亚彪，乃中等人物，春米六、周人杰只得一身牛气，方咏春、骆小娟、李秋兰女流之辈，技击低劣，法能、悟能，乃狗肉和尚，不堪一击，在白莲道人心中，虽闻得洪熙官到来报复，亦坦然不惧也，惟是亦不能不严为防范。

翌日清早，晨光曦微之候，白莲观全体门徒，齐集于三清殿前白石天阶上，白莲池之前，分两旁侍立，关文炳亦属白莲派门徒之一，乃立于末席，白莲道人率领男女首徒白云龙、白云彪、白莲女士、白云豹等，行至白莲池边，时则秋凉已过，孟秋初临，白莲池中，残荷已尽落，已无擎雨之盖，金菊虽凋，仍有傲霜之枝，白莲道人每于白莲花落之

后，即令人以白绢制白莲数十朵，插于池中，以为点缀，每朵巨于圆桌，状若蒲团，远远望之，一片雪白，恍若白莲盛放也。白莲观规矩，凡外家功夫炉火纯青之外，轻功技术，亦极精湛，方能称为入室弟子，每于清早练技之时，所有入室弟子，均须随白莲道人，施展轻身功夫，跃上莲池中，盘膝坐于白莲之上，方称首徒，否则二流门徒而已。白莲观中，首徒只得数人，即白眉道人梦中所示方玉龙之龙虎彪狼四人之外，尚有白莲女士，与白云豹六人。白云豹年纪尚幼，年方十六七，尚须白莲女士扶掖而上，故实只得五人而已；白云虎、白云狼二人，先后为少林派所毙，当下白莲道人率领百余门徒，在白莲池之四周立定，白莲道人施展轻功，一跃飞身入池，脚踏一朵大白莲花之上。白云龙白云彪二人，随后一跃而登，白莲女士手携白云豹，亦跃登白莲之上，关文炳初入白莲观，未见过轻功如是利害者，心中不禁啧啧称叹，暗想各人之技在少林派之上。洪熙官、洪文定等若来寻衅，必惨败无疑，洪文定如战死，我之仇可报，而李秋兰文君新寡，我则可效司马长卿，唱其凤求凰之调也。想至此，不禁心花怒放，惟是白莲女士一眼望见关文炳在此，芳心颇有不安之态，以其苦苦相追，恨恨不已。俄而，白莲道人对各门徒宣布，谓顷接密报，少林派洪熙官等，一行十余人，自羊城追踪来此，现在九莲山南少林寺内，视察重建工程，不日必来进犯，为未雨绸缪计，不得不预为防范，请各门徒同心协力，共御顽敌，各门徒轰然而应，愿效死命。白莲道人曰：“以为师之意推测，洪熙官此次来犯，比上次之实力，脆弱得多，不足为虑，洪熙官色空两人，必从正门来犯，为师与云彪云燕高奎云黑四人镇守，另派四十人伏在天阶左右两殿内接应。”白云彪、白云燕等齐声曰：“谨遵师

命。白莲道人曰：“白云龙与白云豹、白莲女士、武花月、拍马擒等，率领四十个师兄弟，把守后山，以御陆阿采、洪文定等，不得有误。”白云龙等亦齐声而应，白莲道人又曰：“云雁云象两贤徒过来。”言未毕，左右两旁人丛中，闪出两个青年，年约二十六七，熊腰虎膀，英风勃勃，至白莲花下，抱拳言曰：“云雁云象在此，师尊有何吩咐？”白莲道人曰：“汝俩在我门下练技，已有多时矣，为师此次回来，观察汝俩之技，突飞猛进，一日千里，是可教少林派中胡亚彪、周人杰等辈，不愧为我观贤徒弟也，汝二人带领其余各门，把守全观各殿阁，出入孔道，预备沙包水桶，严防少林派放火，并须接应观前观后，观左观右，戮力御敌，不得怠慢。”白云雁、白云象二人抱拳应一声遵命！退回原位，白莲道人吩咐既毕，下令各门徒练技，各徒得令，即在白石天阶上，分开十余组，各展马开拳，舞刀弄棒，白莲道人与白云龙、白云彪从旁指点，白莲道人看见众门徒拳拳精神活泼，跳跃龙腾，不禁暗喜，拈髯微笑，暗想此次洪熙官来此，不管到来送死，杀他一个片甲不回也，众人练技至日上生竿，已牌时分，始行休息，立即分别预备沙包水桶，磨洗军器，把守观前观后各门，准备洪熙官来到，实行迎头痛击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洪熙官本定旬日之内，北上九莲山，来一个犁庭扫穴，实行扫荡白莲观，以杜后患。不料洪文定被关文炳一刀新伤，男政期登程。光阴荏苒，转瞬已是兼旬，洪文定之伤势已痊愈矣，洪熙官立即下令收拾行李军器，即日登程，各人得令纷纷准备。翌日清早，洪熙官色空和尚二人，带领着全体人马陆阿采、春米六、洪文定、胡亚彪、周人杰、芳咏春、骆小娟、李秋兰、法能、悟能，另有洪家门徒

周亚明同行，一行十三人，浩浩荡荡，买舟取道东江而行。大佛寺洪馆，则由门徒料理焉，一行人马，来到潮州城外韩江流域。李秋兰之父李员外，闻得洪熙官父子与其爱女来到，连忙迎接至李家庄上，设宴招待，盘桓数日，洪熙官等又到青竹寺中，拜候少林师兄弟，略叙寒暄，始离开潮州，继续进发。三五日间，洪熙官来到九莲山，直入少林寺，少林众僧见洪熙官色空和尚等回来，接入寺中，洪熙官即入方丈室中，晋谒李式开主持，李式开大喜，立即设斋筵款待，洪熙官巡视寺中一遍，则已恢复旧观矣。心中暗喜，休息两日，即与众师兄弟，商量进攻白莲观之计，色空和尚主张，先使人前往白莲观探察虚实，方可动手进攻，春米六自告奋勇，愿任斯职，潜入白莲观中，一探究竟。洪熙官曰：“六师弟勇则勇矣，无如性急鲁莽，汝单身入白莲观中，必遇不测无疑。”陆阿采曰：“以师弟意见，白莲道人连丧首徒三人，重伤二人，实力大减，剩下之徒，碌碌无能，我等全体人马出动，从正门杀入，与之决一死战，定必胜券稳操，何必要冒此危险哉。”洪熙官点首，经众人一度商量，卒接纳陆阿采之言，实行大队人马，明日起程，集中全力，与白莲道人决战，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，跃跃欣试，立即磨洗军器。

翌日清早，众人饱餐之后，由洪熙官率领，一行十余人，执齐军器，准备干粮馒头，浩浩荡荡，向白莲山之北而来，行足两个时辰，至巳牌时分，远远望见白莲峰巅，高插云际，山峰起伏，若莲瓣重重，烟雾空蒙，若白莲一朵，怒放云端，洪熙官遥指而谓众人曰：“白莲峰已在望矣，白莲观即在此白莲峰之下，前者曾经到过之人，已知途径，从此小路北行，转过左边断崖，越一丛林，再行七里许，便是白

莲观矣。我等今日人数不多，不宜冲入观内，以免被其包围，最上之策，乃诱白莲道人出来丛林内决战，调虎离山，白莲观人数虽多，亦无所用，我等杀却白莲道人之后，始直入观内，尚未晚也，未知谁人肯前往诱白莲道人出来。”洪熙官言未毕，春米六又高声叫曰：“今次我实行担任此责矣，前者，白莲派之人，削伤我之前锋手，此恨至今未报，正好乘此机会，一雪此恨也。”洪熙官曰：“六师弟单是一人，我不大放心，文定亚彪汝二人陪同前往，只许败不许胜，一路诱白莲道人至丛林之内，我等立即出击，文定亚彪，汝负责对敌白莲妖道，以破白眉之飞鹤手以破之，必有获胜之望矣。”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轰然而应，即与春米六拔步直前；洪熙官等亦随后而行，转过山腰，越过断崖，果见前面一派丛林，枝高林密，中间一条小路，直通而过，通过这丛林之后，尚有一块旷地，野草蔓生，高可没膝。六七里外，白莲观楼阁高耸，殿宇巍峨，矗立于白莲峰下，洪熙官色空和尚陆阿采周人杰等男女僧俗，紧执军器，分别藏身于林中。周人杰则躲于树上，以树枝障其身，等候白莲道人到来厮杀。

且说春米六、洪文定、胡亚彪三人，负责前往向白莲道人挑战，春米六托着一枝五十斤大铁棍，腰间绉纱带内，插上护身短剑一柄，洪文定、胡亚彪则各执单刀一把，腰间亦有短剑携带，春米六一马当先，昂然而行，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随后，一摇三摆，来到白莲观之前，举头一望，只见白莲观金碧辉煌，美仑美奂，京师皇宫，也不足过，两扇山门大开，当山头厅，阒然无人，春米六侧耳而听，隐隐闻得观内有人喃喃而语，似正在诵道德经者，春米六谓洪文定胡亚彪曰：“两位乖侄，汝在此候我，待我入内叫白莲妖道出来

决一死战可也。”洪文定胡亚彪二人诺之，乃执刀分向观前两旁，站在墙下，春米六把手中大铁棍打横，威风凛凛，大喝一声，标入白莲观内，入到头厅，仍无人声，继续迈步直进，至三清殿前白石天阶之上，举头一望，只见天阶之白莲池中，一朵白莲，巨如木盘，白莲花上，一道人盘膝而坐，见春米六入，微微而笑，春米六睁目视之，此道人须垂胸，神采飘然，正是白莲观主持白莲道人，春米六一见，私心窃喜，执着大铁棍，飞步上前，喝一声：“白莲妖道，老子找汝久矣，汝若名为南派拳术大家，汝敢出观前与我大战三百回合么？”白莲道人并不发怒，仰天哈哈笑曰：“少林小子春米六，汝之诡计，贫道已尽知矣，汝技击肤浅，单人匹马，必不敢如此斗胆，登门寻衅也，汝约贫道出门比武，洪熙官必在门外候我矣。”春米六以白莲道人一语道破其计，勃然大怒，欲追前与白莲道人一拚，但是白莲道人所坐之莲花，在池之中央，相隔有三丈之遥，春米六探手入怀，拔出护身短剑来，向白莲道人咽喉，拚力一掷，利剑掷去，白光一闪，白莲道人把口一张，将利剑咬住，竟图一声，短剑吐落池下去了，春米六大怒，破口大骂白莲妖道，白莲道人喝一声：“云彪贤徒，为贫道拿下此少林小子！”言未毕，三清殿上，一少年应声而出，乃白云彪也，白云彪手执红缨枪，腰佩朴刀，一个箭步，标马而前，一枪向春米六咽喉直插，春米六那敢怠慢，把手中铁棍一招，招住红缨枪，一个连消带打，棍头向前直点，点向白云彪胸部，白云彪侧马避过，翻枪再插春米六咽喉，春米六转马以避，大喝一声，铁棍迎头打落，白云彪一枪架住，当中飞起一脚，一个魁星踢斗方式，向春米六之下阴兜上，春米六急退后一步，在春米六之心，欲诱白莲道人追出，使洪熙官、洪文定包围杀之，不

料白莲道人派出白云彪来应战，春米六把心一横，白云彪应战也好，就此引诱汝追出观外，先杀汝云彪小子，亦可以减少白莲派之实力也，想既定，虚拂一棍，向观外便走，白云彪果然随后追出，奔至头厅，忽然左边杀出白云燕，右边杀出高奎，拦住去路，春米六大惊，暗叫一声：“中计！”立即奋起神威，一棍向白云燕当头打下，白云燕手执大铁扒，立即把铁扒一格，格住铁棍，向左斜斜拨过，大铁扒乘机直铲过来，春米六连忙转马，不料高奎白云彪两件军器，从后杀来，三个人把春米六围住在核心，春米六奋起神威，舞动铁棍，三面应战，左冲右突，无法突围而出，白莲道人武花月等，则在白石天阶之前，鼓掌哈哈而笑，春米六且战且思，今回撞大板，欲诱白莲道人外出截杀，不料反而身入牢笼，正在危急之间，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，分伏观前左右，闻得观内头厅，喊杀声起，奔前一望，哗！原来春米六被三人包围厮杀，满头大汗，二人大惊，狂吼一声，举刀杀入，洪文定轻功利害，纵身一跃，即已标至白云燕之后，一刀向其脑后砍落，白云燕闻得刀风响，知道有人在后暗算，连忙一闪，春米六乘此机会，一标而冲出重围，再标而奔出观外。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，亦反身便走，白云燕、白云彪、高奎三人，那肯放过，脚尾追出，白莲道人大吃一惊，连忙自白莲花上，一跃而上，命清童敲起警报警钟，钟声铛铛，震动全观，白云龙等在观后闻得钟声，知道少林派之人到来袭击，即下令白云豹、白莲女士、白云鹤等严密把守观后各门，预防少林派从后杀人放火，白云雁、白云象二人，则奔至观前接应，五六十名白莲观门徒，一齐冲出，声势汹汹，杀出白莲观前，只见洪文定、胡亚彪、春米六三人，与白云彪、白云燕、高奎，大交战，白莲道人等带着数十名门徒，

上前助战，洪文定等且战且走，走到观前五六里之遙，丛林之外，洪文定等奔入林中，白云彪等正欲追入，白莲道人及时赶到，连忙喝曰：“云彪贤徒，切不可入内，林内树多枝密，洪熙官必埋伏其间，追入其中，必中伏也。”白云彪曰：“少林小子遁入林中不出，如之奈何？”白莲道人曰：“若此纵火烧林，少林小子无路可逃矣。”白莲道人言罢，即下令数十名门徒，奔回白莲观取火药火种来，先行把此丛林包围，用火药焚烧，迫洪熙官等退出决战，当下洪熙官等伏在林内，闻得白莲道人取火药来，大吃一惊，立即大喝一声，拔剑冲出，色空和尚、陆阿采、法能、悟能、洪文定、胡亚彪、周人杰、春米六、方咏春、骆小娟、李秋兰、周亚明等，全体少林男女英雄，一齐杀出，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，一眼望见白莲道人，想起洪熙官吩咐之言，用杀白眉道人之飞鹤手以杀之，胡亚彪一标而前，一剑直插白莲道人的眼睛，白莲道人把剑一格，格开其剑，就在这时，洪文定已耸身一跃，疾如鹰隼，如飞鹤腾空，拾声跳在白莲道人之肩膀上，右手两只铁手指，一个二龙争珠之势，向白莲道人的眼睛一插，胡亚彪则持剑以俟，等待洪文定破其罗汉千斤闸内功之后，其金刚气一泄即一剑取其性命也。不料白莲道人，亦非弱者，一见洪文定跳上其肩膀上，已知其要用飞鹤手插来矣，他立即把眼睛一吸，使出一个狮子摇头方式，大喝一声：“去也！”把头一摇，其力至大，洪文定腰马虽好，仍抵不住白莲道人之头一摇，把手不牢，当堂从其肩膀上，打开成文，胡亚彪大惊，举剑再取白莲道人之眼，白莲道人飞起右脚，一只怀心腿打去，胡亚彪急退马以避，洪文定一跃而起，与胡亚彪前后夹攻，白莲道人从容应战。这一边，色空和尚、洪熙官、陆阿采、周人杰、春米六五人，技



击高强，杀到白云彪、白云燕、高奎等，招架不及，落荒而走，高奎走避不及，被陆阿采一鞭从背后打落，砰一声，当堂打折背骨，倒在地上，陆阿采再加一脚，兜心打上，可怜这一个武当弟子，远道来此，依附白莲道人门下，冀为师尊冯道德复仇，却不料竟在此丧在陆阿采鞭脚之下矣。白莲道人正与洪文定、胡亚彪二人剧战，见高奎倒地丧命，勃然大怒，舞动宝剑，力战二人，一转马，卖个破绽，胡亚彪抢马冲前，白莲道人一脚，向正胡亚彪阴部打到，胡亚彪即退马，已来不及，被白莲道人之脚，打在小腹之上，当堂打开二丈，晕倒地上，骆小娟、方咏春连忙上前救起。洪文定见胡亚彪受伤，欲再使出飞鹤手，耸身一跃，跳上白莲道人肩，白莲道人手急眼快，见洪文定跃起之际，突然转马，一个冲拳，擎天一炷香方式，由下打上，当堂一拳打在洪文定胸部，把洪文定再打开丈外，洪熙官、色空和尚等，急上前截住白莲道人，白云彪等，乘机反身奔回，协助作战。白莲观中，白云雁、白云象、白云龙等，再率领六七十名门徒，驰至救援，一轮冲锋，洪熙官等抵挡不住，奔向密林中落荒而走，且战且退，掩护着洪文定胡亚彪二人，一路向九莲山南方退却。

周人杰春米六二人见洪文定胡亚彪重伤，恨恨不已，退至林内，二人忽闪埋一边，白云龙不知是计，冒昧追上，周人杰春米六俟其迫近，大喝一声，两旁杀出，大铁棍单刀，一齐打落，白云龙轻功虽好，闪避无从，被春米六之大铁棍打为肉饼，白莲道人目睹首徒惨死，心惊胆裂，竟不敢再追上来，任令洪熙官等逍遥去了。白莲道人对着白云龙尸体，老泪纵横曰：“云龙贤徒，为师知汝两次负伤之后，战力大减故令汝防守后门，不料汝竟离开岗位，妄自尊能，遂